

第十届巴金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

温靖邦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虎啸八年

楼

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  
大散关

4

第十届巴金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

# 虎啸八年

靖邦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啸八年. 4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60-6188-0

I. ①虎…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116号

策划编辑: 孙虹  
责任编辑: 孙虹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平面设计: 王越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125 1插页  
字 数 270,000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26.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目录

- 第一章 戴笠麾下大将陈恭澍，惊闻徐州九里山出现麒麟和秦始皇玉玺  
2
- 第二章 两丈长的泥鳅为祸四方，方丈和尚斩鳅建庙；就在这座庙中，日本贵族少女与人夜话日军未来动向  
33
- 第三章 初恋，浸润着“杏花、春雨、江南”进入了夏侯雅虎生命的早春  
55
- 第四章 韩复榘抗命撤退，轻弃山东；蒋介石策划诱捕，以正军法而儆效尤  
95
- 第五章 蒋介石叹息一声，不无责备地说：他是二级上将，不应该打他的头部嘛  
118
- 第六章 西园寺淑子打算潜赴武汉，除了对寻找中国政府高层人士中的投降派感兴趣外，更主要的是旧情难忘，想要与邓文仪驾梦重温  
145

- 第七章 157 蒋介石吩咐赴欧特使，要想方设法拆散德、意两国和日本的合作，至少要说服它们不要和日本搞得那么热乎
- 第八章 174 周佛海对西园寺淑子说，我们统帅部的人打仗已经打得头脑发热了，居然妄想徐州打一个比平型关更惊人的胜仗
- 第九章 192 白崇禧对即将展开的台儿庄战役不无悲观，他认为日军一千人的小部队足可抗衡我军七八千人的甲种师
- 第十章 206 台儿庄内外硝烟弥漫，将一个天大的秘密掩盖了几十年：日寇的美人计竟施行到中国守军前线指挥部内
- 第十一章 232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此“惨胜”足可引人深思一个问题：中国的抗战打了那么久打得那么艰难，仅仅是装备优劣之故么？
- 第十二章 284 徐州会战是打还是撤，蒋介石和李宗仁各执一端；千秋功过，谁与评说
- 第十三章 310 土肥原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大骂前线将领无能，声称要亲自到前线去指挥作战

- 第十四章 蒋介石密令炸开黄河大堤，要以中原  
330 一千多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  
打一场水淹日军之战
- 第十五章 陈恭澍巧设妙计，郑苹如闪亮登场；  
347 她的情怀张爱玲难以理解，所以才有  
《色戒》的歪曲
- 第十六章 近卫首相寻思，是否应该在国民党政  
366 权中物色亲日人物，用新的“话题”  
来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
- 第十七章 丁默村迫不及待地问郑苹如愿不愿意  
407 到特工总部来做他的秘书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宋）陆游

徐州、台儿庄会战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聚讼纷纭的大事：蒋介石下令处决韩复榘。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正式斩杀的最高级别将领。有人说，韩复榘不战而退让日寇轻取山东，该杀；韩复榘死前说，丢失南京和东南千里国土，又该杀谁；同情韩复榘的人说，这是蒋介石借抗战来剪除异己；甚至主张杀韩最力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说，以军法名义捕斩韩复榘是双刃剑，对整饬抗日部队军纪十分必要，而另一方面却让蒋介石得以随时将这柄剑高悬于非中央系统将领头上，稍有过失，就会名正言顺地辟下来。

是耶？非耶？不久以后我们就会道出个中隐秘。此处暂且打住，说一说发生在徐州的怪事。

什么大不了的怪事？能比斩韩以及其后的台儿庄大战更值得一谈吗？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传国玉玺与麒麟同时显形露影，个中蹊跷大有玄机。二者毕竟都是无价之宝；瑰彩异华之下，任随何种珍稀也将黯然失色。且待我一一道出其中真伪与来龙去脉。

## 第一章 戴笠麾下大将陈恭澍， 惊闻徐州九里山出现麒麟和秦始皇玉玺

那所谓传国玉玺史家习惯称为秦玺。

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名叫卞和的人，偶见凤凰栖于一块大石上，猜想定然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动手精心解剖，耗费七七四十九天，果然得一美玉。

秦二十六年，秦始皇指示琢为公务印章，称为玺。这块一经产生即成至宝的东西，集自然精灵与人文贞粹于一身：方圆四寸，柄和背有五龙交扭；印面是李斯镌刻的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过了两年，秦始皇巡狩天下，在洞庭湖遇到大风浪，船队眼看就要倾覆。他老人家付度，玉玺既为镇国之宝，难道就镇不了水怪吗？遂试投之。也真是奇怪，霎时风平浪静。

八年后，再次出巡。到了华山北麓，一位鹤发童颜老道迎上前，



将一块黄绫包裹的东西交给开道官员，说此乃当年投入洞庭的玉玺，你们把它交还祖龙<sup>①</sup>吧。官员接过玉玺，老道倏然不见。

经过这一番似是而非的神话装点，秦玺逐渐成了国家和合法政权的象征；代代相传，直到唐朝，都用作皇帝的公务印章。不料五代时失落民间，湮没无闻。

麒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祥瑞。尽管史书不乏记载，人们总以为不过是美好的虚构罢了，科学家更不认可。湖南金山曾掘得一具远古动物化石，考古学家以其绝类传说中的麒麟命名为萨摩麟。这东西头部大小与牛头差不多，顶部四只角，前两只大后两只小；身躯高三公尺，长四公尺。这么伟岸的体魄，究其牙齿，竟属于温驯的食草动物。如此看来，麒麟并非“莫须有”吧？

当这头异兽与秦玺显形于徐州城外五公里远近的九里山时，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说它是凭空杜撰了。

然而，这两件旷古奇珍本应是升平盛世的祥瑞，却在国难深重、亡族灭种的惨淡愁云覆盖大地之际，同时出现在即将爆发大战且又是战火最炽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何种潜旨？难道是上天在昭示我们什么吗？不能不令人捋须敛眉者三，而困惑不解也。

—

这件事在徐州城内外传扬甚广，沸沸扬扬，成千上万视线投向九里山；而出于敬畏的心理，都只是遥遥关注，没一个人敢上山一窥虚实。

陈恭澍到了徐州，刚下车就听人说起此事，大为惊讶；当天深夜，又亲耳听见风雨中似有千军万马厮杀之声，更加骇异不置，感

---

<sup>①</sup> 祖龙，后世对秦始皇的别称。

叹这徐州真是个大古老太神异的地方。

他是军统天津站的站长，有重要情报须向正在徐州的戴笠面禀。本来，通常情况都是用密电拍发情报；这次不一样了，情报来路复杂，又牵涉到全面战局，只有当面才说得清。陈恭澍从天津赶到徐州。不料，戴笠两天前又去了归德。只得又盘算着寻往归德去。而时间已是傍晚六点，长途客车早就停开了。情报的价值和紧急性，不容延宕时日，他急得四处乱蹿找寻便车。正束手无策，五战区司令部情报处黄参谋告诉他，一辆运送弹药的卡车刚卸完货，马上要返回归德；驾驶室只有司机，可以搭乘。

这个1937年的12月，真是百年难遇的奇寒。白雪纷飞，遮天盖地；公路也给冻住了，车轮得系上链条，不然就会打滑。尽管是坐在驾驶室，车门紧闭，寒气也从积雪黏糊的玻璃窗上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刀尖般在人的脸上划拉；甚至渗过布层透过棉花直达肌肤，人体最后一点温热也给化解掉。陈恭澍把粗硬刺人、被呼吸弄潮了的军大衣领子拉到面颊上，想要休息一会儿。尽管怎么也暖和不了，这几天实在太累，汽车经过砀山时不觉朦胧过去了。

汽车奔驰一天一夜，途中只打过一次尖，司机停车睡过两小时，第二天下午六时抵达归德。

归德又名商丘，在明清两代都是归德府治所。城墙高大，门楼宏伟；两条大街十字交叉，连接四座城门。在这个基本格局下，二十条小街窄巷蛛网般缠绕两条大街，形成四通八达的城内交通。虽是战争时期，战火毕竟尚未烧到这里，市面依然繁荣如昨：绸缎庄、茶楼、酒店、妓院、赌场一家挨一家；街道上人来人往，有的手挎菜篮，有的肩挑货担，有的撩起棉长袍正要跨进某一家酒店或茶楼。只偶尔驰过一辆满载士兵或军用物资的卡车，扬起一阵黄尘，才使人猛然记起这是在战争期间。

陈恭澍下车来，向司机道了别。沿东大街去寻戴笠。他打听到戴笠下榻在此地驻军的旅部。旅部设在著名的侯家大院。

侯家是豫东望族，有良田千顷商号无数；祖上有一位名叫侯恂

的，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兵部侍郎，其子侯朝中就是人们熟知的那位一时见重于江南名妓李香君的公子哥儿。可以想见宅第应是如何崇宏富丽。

陈恭澍寻到这里，叫门卫进去向旅部长官通报。他知道这支部队是汤恩伯第三十军团独立二旅，旅长朱启智。

不一会儿，朱启智亲自出迎，满面堆笑，请他进门。

他见这朱旅长三十多岁年纪，身材颀长，眉清目秀，举止文雅；黄呢大衣扣得严严实实，少将领章擦拭得纤尘不染，军帽端正正，长统皮靴油光可鉴。一望可知是个癖好整洁的人。就只说话有点结巴，与漂亮的外表不大相称。

军统被人们看作明朝锦衣卫、东厂，级别不是很高的将校总是不由自主地对他们礼让三分。但陈恭澍是个低调的人，自度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劳烦一位少将旅长亲自出迎已属越礼，赶快立正行了个军礼，口称不敢当得很，惶恐得很。也没去顾及自己军容不整，不适合行军礼——除了在徐州讨要的那件军大衣，内里上下都是便服。

朱旅长打了个哈哈，亲切地握住他的手，拉着进院内去。

刚刚坐定，主人正要吩咐上茶，陈恭澍就忙着动问戴笠去向。

朱旅长让他且请宽坐，戴先生刚刚出城到南山去了，几个小时就会回来的。届时一起消夜，权当给陈先生洗尘吧。

陈恭澍坐不住，要马上就去找戴笠。央朱旅长借一匹马用用。

朱旅长略一踌躇，吩咐弁兵去备马；又叫副官领路上山，好好伺候陈先生。

副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尉军官，个子不高，马脸，扁扁的鼻梁，厚厚的嘴唇。陈恭澍打量这模样，不知怎的竟觉得似曾相识。

两人并马缓辔走出南门。马蹄踏碎路面的薄雪，发出沙沙的声响。

陈恭澍斜眼打量副官，矜持地唔了一声，表示自己要说话了；然后用不太经意的口吻问道：

“我们以前是不是曾经见过面?”

副官谦恭地哦了一声。想了想，旋即哑然失笑，摇了摇头。问道：

“陈长官是不是见了部下我的模样有面熟的感觉?”

陈恭澍把缰绳向一旁轻拽了一下，以免两匹马靠得太紧。边做这事边点头承认是这样。

副官解释，“其实部下与陈长官这是第一次见面；只不过部下长得太像叔父了，所以陈长官瞧着似曾相识!”

陈恭澍愣了一下；掉头看他，问：

“叔父是谁?”

“戴雨衣呀!”副官又笑了，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黄牙。

陈恭澍又是一愣，惊讶地哦了一声，随即失声笑了。点头不迭，说：

“难怪这样，太像了，真是太像了!”

副官自我介绍，名叫戴从龙，是戴笠胞兄之子。

陈恭澍的态度亲切起来，问长问短，像对待老朋友。

交谈中才知道，戴笠明天就要往武汉赶，今天抓紧时间去南山一所名叫清虚观的道观寻访一位女道士，力争要拉她加入军统。这女道士年轻漂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自幼受北洋直军宿将的父亲影响，擅拳足，枪法也极好。

陈恭澍点头赞叹，像这样的全才，抗战谍报工作正需要呀。他知道，军统眼目下实干家不算少，也都比较敬业；而优秀的干员却寥若晨星，甚至粗可合格的谍报人员也不多，罗致英才的确是当务之急。不过，似乎也用不着戴先生亲自出马呀？看来，让戴先生如此不辞辛劳，戴从龙所说的女道士年轻漂亮恐怕也是个重要原因吧？戴先生好色，人所共知。也许美女又兼道士，还有那么卓越超群的本领，更能撩动戴先生性意识深处的好奇心吧？陈恭澍微笑了。

陈恭澍见天色将晚，掉头对戴从龙说，我们跑起来吧。旋说就扬了扬鞭子，纵马奔驰。没有多久，抵达南山足下。

那其实是一座浅丘，绝对高度不会超过五百公尺；只不过山势奇崛玲珑，挂满雪花的松、柏成千上万。自古就有道家在这里结庐修行。山不在高，有仙即名，南山多年来都是百里远近朝山敬香的圣地。

他们把马寄拴在一家小茅店。沿着石级小路登山。没走一会儿，月亮衔山而起，把前面一座道观照得清清楚楚。来到观前，驻足向上观望，门楣上有清虚观三个颜体大字。这时，一阵松风吹来，搅动墙上、地上带霜的月影；近处的山溪，半冻半流，发出沉郁的淙淙声。

戴从龙擦了一把额上的毛毛汗，指了指大门，说到了。

他们跨进大门。

一位手持拂麈的年轻道姑迎上前，弓身动问，两位施主是来敬香的吗？

戴从龙也微微弯了弯腰，说是来找人的。请问小师父，刚才是不是有一位姓戴的先生来过？

小道姑迟疑了一下，打量他俩一番；点点头，请他俩稍候。旋进内院通报。不一会儿，陪侍一位年约五旬的老道姑出来。

小道姑介绍，这是我家师父；转面对师父禀告，就是这两位施主要见戴先生。

老道姑点了点头，吩咐小道姑领两位施主去后院客厅。

道观规模不大，却也五脏俱全，该有的殿堂都有；最高处——也就是最后的建筑，是三清殿。所谓后院客厅，是在三清殿台阶以下的左厢房；右厢房则是厨房和储藏室。

戴笠独自在这间简陋的客厅里焦躁，一会儿坐在那里一口又一口地喝茶；一会儿抬起屁股踱来踱去，踩得年久失修的地板嘎吱嘎吱响。此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耐着性子长时间等候过一个地位比他低得多的人。这个年轻道姑有一身本领，可以为军统所用；这也罢了，偏偏还有不少人传言是一位绝色佳人，还说可能还是个处子。

这些对戴笠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屋子中央摆放一个大火盆，青杠树干烧制的木炭燃着熊熊火焰；四壁悬挂的“壁壶子”灯和茶几上的座灯火光亮堂，飘散着浓浓的桐油味。室内温暖如春，室外天寒地冻。戴笠丝毫没对守在门外的两名便衣卫士动一点恻隐之心，让他们进来暖和一下。当兵的、做部下的那点冻都受不了，还行吗；再说，他们进来，门外没了警卫，还带他们到这里来干吗。

恰值此时，听到门外卫士高声喊报告。

他皱了皱眉，骂了一句混账，那么点儿冻就受不了啦，叫什么叫。

卫士不敢吱声了；而门反倒给推开了。一股寒气扑进来。

他大为恼怒，霍然站起来，转身指着房门，正要大骂。第一个脏字尚未出口就愣住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穿着军大衣，方脸，细眉细眼，高鼻梁的男子站在那里向他行军礼。这人身后跟进来的一名青年军官，轻轻把门带上。

“局座呀，”陈恭澍笑嘻嘻说，“恭澍找得你好苦呀！”

这陈恭澍是戴笠的爱将，私交不浅，说话比较随便。

戴笠高兴起来。伸出双手，上前握住陈恭澍的手，亲切地称呼他的表字之孝；顺势往茶几旁椅子那儿拉，按他坐下。自己这才落座。旋又大声向门外吩咐上茶。

陈恭澍见戴从龙站在屋角，招呼他坐下。

戴从龙唔了一声，嘻嘻傻笑，用请示的眼神望着叔父。好冷的天呀，当然渴望能坐下来烤烤火。

戴笠却挥了一下手叫他一边玩去，没事不许进屋来；又对陈恭澍说，他一个孩子，这里哪有他的座呀。

戴从龙只好说是，颓丧地转身出去了。

一名道姑进来，用托盘送上一碗茶。陈恭澍打量了一下，这道姑虽极年轻，模样却平平，似乎不应该是戴笠要寻找的人。待道姑出去后，小声问道：

“局座。听说您要找一位道姑，不会是刚才那位吧？”

戴笠没料想到会问这个，不禁愣住了，脸也渐渐红起来。尴尬了一会儿，说：

“一定是从龙这小子多嘴多舌！他都给你说什么了？”

陈恭澍无声地笑了。慢条斯理喝了一口茶，这才回答道：

“他说局座在为国求贤，其他……倒也没说什么。”

“对，对，是呀，是为国求贤！”

戴笠滔滔不绝地把他要“求”的这个“贤”狠狠地夸了一通，让人隐隐感觉除了精通日语、百步穿杨这些寻常本领之外，似乎还能飞檐走壁腾云驾雾。说这道姑法号凌虚，这名字真是清雅得很高尚得很。

陈恭澍不断点头，唔唔连声。待戴笠说完，问道：

“这位……道姑，局座见着人了吗？”

“还没有，嘿嘿，还没有呢！道长说她下午到后山白云观借张天师写的什么《万法归宗》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陈恭澍点头唔了一声。旋又不无担心地说：

“山里虎狼不少，一个女孩子，这个时候孤身一人行走，很危险呀！”

仿佛为了印证这话，道观后墙外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长长的虎啸，振动了一片松林，一阵哗哗的松涛声涌来。

戴笠打了几个哈哈，指了指陈恭澍，微带不满地说：

“之孝呀，看来你刚才没听我说话嘛！人家凌虚道姑什么本领？区区一两只虎狼，何足道哉！”

陈恭澍又只好点头说那是，那是。

“之孝，莫扯这些闲聊了，还是说你的来意吧！不用电报，这么大老远跑来找我，总不至于是小事吧？”

戴笠旋说话旋递过一支香烟去。

陈恭澍道了声谢；抢着抓过火柴来，划燃，替戴笠先点燃烟，才点自己的。长长吸了一口，稍稍别转脸吐掉大团烟雾。说：

“局座说得对，确实有一个天大的事情要禀报！恭澍之所以要找到局座面禀，是这个情报的内容太重大，又很难确定其真伪，同时还不能让日本方面侦悉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事——用电报就有被破译的危险！”

“不要绕弯子，什么事，快说！”

“是，局座。共产党华北方面的谍报人员素来和我们没什么联系；三天前突然有人找到我，自称是中共北方局的人员，奉某级领导的命令，通报一个重要情报。听完了来人的详细叙述，我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因为那内容太可怕了！这个北方局人员我认识，是我军校同学，在军校时因共案潜逃，其共产党身份不应置疑。而共产党现在似乎没什么必要向我们传达假的……”

戴笠不耐烦地用持烟的手指头点了点陈恭澍，打断他的话；皱眉申斥道：

“你今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快说主题，别绕弯子！”

“是，说主题！”陈恭澍又吸了一口烟；本来要伸手去端茶碗，见戴笠瞪眼催促，又把手缩了回来。赶快说那情报的内容，“日本华北方面军拼凑了一个秘密组织，叫什么北海道渔夫，专门对付我前线将领；方式分两种，也可以说是先礼后兵——首先用女色和重金诱降，如果不成功就实施暗杀，使我们的军队在临阵之际不战自溃！”

戴笠大惊失色，两指间的香烟不觉跌落。

“那还了得？这个阴谋太凶险了！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去猜度它的真伪，要宁信其有，早点想办法对付才是！我想，目前战局如此艰危，共产党也不至于编造假情报来捉弄我们吧？”

陈恭澍点点头，“我也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根本不应该怀疑，内容千真万确。日本共产主义者中西功（页末注：其事迹见《虎啸八年》第二部。）利用合法身份，在满洲活动期间，接到第三国际红色间谍佐尔格从东京发来的情报；急忙回到关内，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去暗中设



法核实。惊诧之余，火速告知中共北方局。陈恭澍也曾追问过来源，目的是判断其可靠性。中共方面的来人当然不会告诉他什么，只申明国难当头，共产党人本着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把这一危险信息通知国民政府方面，其言非诬，千万不要因怀疑而延误大事。

戴笠沉吟不语。不一会儿，望着火盆里已经变蓝的火焰，说：

“你回天津的时候，绕道再去徐州，把这事向五战区通报一下！”

陈恭澍点头称是。旋又注目戴笠请示道：

“是向战区情报处通报，还是……”

“直接向李宗仁长官禀报！事关重大呀……”戴笠仍旧眼望蓝色火苗，沉吟着说。过了好一会儿，抬头说：“我回武汉也要有所布置，安排一些暗哨到前线重要将领周围，暗中拱卫；也要组织几支公开的锄奸队，正面与日寇那个什么……北海道渔夫较量！”

戴笠考虑到军统力量不足，钢得用到刀刃上；哪些将领最可能成为敌人谋杀的对象，就把最得力的干员部署到那里。一般来说，敌人下一步战略军事行动所针对的区域，极有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北海道渔夫暗箭指向之处。唔，现在谁都看得出来，日寇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正在行动，企图南北夹击徐州，夺取徐蚌地区，打通进攻武汉的道路。他喃喃地述说自己的判断，仿佛并不是说给陈恭澍听的，只不过是把一个思考过程不自觉地说了出来。旋说旋替自己点燃另一支香烟。

陈恭澍作思考状，看样子似乎在琢磨戴笠“喃喃”说出的话。半晌，用探询的口吻说：

“局座的判断当然不会错；只是上次我们天津站呈送给局座的情报就说过，日本大本营不同意他们的在华军人马上再动刀兵，勒令他们就地休整，消化现有占领区，还给他们划定了‘禁制线’。这会不会对他们有所约束？”

戴笠吐出一串烟圈，冷笑摇头。说：

“在华日军部队是少壮派、疾进派的天下！这些人苦于和平时期晋级艰难，都渴求发生战事，以图迅速攀升。所以，好战的气氛像